



潮人档案

杨紫明:“70后”泉州人,卡宾服饰(中国)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,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,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。曾获“中国十佳设计师”、2010年度“亚洲杰出青年时装设计师”以及第十四届中国服装设计“金顶奖”。2021年至2024年期间,受邀担任“长征五号”“长征七号”“长征二号”及“长征八号”运载火箭发射任务队员服装总设计师。

潮人征集令

潮人,既是引领一种潮流的人,又是一种文化的缔造者。他们够个性,做自己。

世遗之城泉州,每天都发生着新鲜的变化。我们常常会与各式潮人不期而遇,他们或是土生土长的泉州人,或是在这里扎根的新泉州人,抑或是从这里走出去开辟新天地的泉州籍人士。不论传承、创新或颠覆,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专注与坚持,并成为这座城市各具特色的注脚,赋予古城更充沛的活力与自信。

“潮人小传”专栏诚邀您分享潮人生活,演绎别样精彩。

征集热线:
0595-22500062
投稿邮箱:
qingyuan@qzwb.com

以“潮”为帆织就新章

□杨紫明

▼今年作者将渔港作T台,将旅行箱化作一道道“门”,象征国潮品牌的出发与回归。



▲以林奎渡旧码头搭建的大秀舞台,历史文化与服装艺术相融合。

记得母亲总说先祖们在海上讨生活,看见六胜塔就知道回家的方向。我想自己与一代代离开家走向世界各地,之后又回到故乡的人们一样,我们去远方打拼,却始终将故乡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。正因为故乡的基因始终流淌在我的作品,2024年秋,我将作品发布会的舞台搬到林奎渡码头。以“新码头归来”这一概念,我将历史文化与服装艺术相融合,把它当做对家乡的一份诚挚回馈。

这些年常被别人问何为创新?我想家乡的文化就是创新的根与魂,那是闽南人“爱拼才会赢”的闯劲,是海上丝路敢通天下的胆识,是六胜塔指引归航的温情。把这些刻在骨血里的文化基因,揉进剪裁、织进设计中,让传统在时尚里新生,便是我心中最动人的创新。就像我在创作系列作品时,就将福建茶饮之色融入解构设计,随着模特的展示,迈步间衣服似有茶香漫溢、古厝影随。

真正的颠覆,不是否定传统,而是让文化在创新中生生不息。创新从不是凭空造梦,是把故乡的温度、祖辈的胆识,一点点揉进时装里。就像林奎渡

的码头,既见过古时商船远航,也迎着今日新帆归来。我始终相信,把文化的魂缝进衣服,让传统在潮流里活起来,这样的创新,才会像故乡的海一样,既有根又有远方。



作者在创作时,始终不忘将家乡人“敢为天下先”的劲,通过作品表达出来。



故乡的秋末,甘蔗开始成熟了。我家菜园边就有一大片甘蔗林,这个时节站在田埂上抬头望去,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地里的甘蔗一棵棵都挺着紫红杆子,“头顶”披着青里泛黄的狭长叶子,高高地、密密地立着,看起来很有精神。

砍甘蔗不仅费力气,还是一件讲究分寸的活计。过去每到采收季,各家各户的大人们都会提着厚背薄刀的砍刀去林里

收甘蔗。他们并不胡乱地砍伐,总是先弯下腰,瞄准甘蔗根部上方寸许的地方,再一只手攥紧蔗身,一手挥刀砍下。伴随一声脆响,甘蔗便带着一股扑鼻的清香,顺势倒下。

小时候等不及大人将甘蔗收拾回家再吃,我经常厚着脸皮跟父亲或叔伯去甘蔗林凑热闹。大人们下地砍甘蔗,我便坐在田埂上乖乖待着,等大人用刀尖利落落地削去紫黑的外皮,将之截成尺把长的小段,再跑去偷拿一段来啃。削皮的蔗肉呈现半透明的青黄色,看着就诱人,咬上一口,咔嚓一声

响起,汁水猛地迸溅开,随即一股甜蜜的滋味转眼就从舌尖蹿到喉咙。

不过深秋时节,让人吃不厌的却是“烤甘蔗”的滋味。夜晚烧柴煮完晚饭,母亲会顺便将白天采收回来的甘蔗烤一烤。从院子里的甘蔗堆里挑出几根粗细匀称的,也不削皮,只是擦去它们表面附着的泥土,母亲便将它们整根地塞进灶膛里。她常说煮饭留下的那些稻草灰温度刚好,既可以加热甘蔗,也不会把它们烤焦。

只要看见母亲往灶膛塞甘蔗,我们这些孩子就一窝蜂地围坐在灶前,静静等着。起初没什么动静,但过了一会儿,就听得甘蔗皮发出细微的爆裂声,很快一

股香气便丝丝缕缕地飘出来,直往鼻腔钻。待甘蔗皮变得焦黑,母亲才拿火钳将它们夹出来,随后晾在灶台上,等灼人的热退去几分,再小心翼翼地撕开甘蔗外皮。此时的甘蔗肉已经变软,颜色也变成更深的黄色,它的滋味与生食不同,质地不再脆生,反而变得绵软多汁,不用费力啃,轻轻一吸,温热浓郁的甜浆就会涌入口中。这时甘蔗的甜,仿佛经过火的“点化”,不见棱角与青涩,反倒呈现一种浑然的、妥帖的甘美,从舌尖一直流向心里。这些清甜的蔗香,也与灶火的暖意烙在了记忆里,渐渐变成我心中故乡最妥帖的滋味。

秋末蔗香

□张济增

转身处的风景

□熊聆邑

走。有次走过闸口,不经意回头,才看见母亲一直站在原地,她的眼睛眯着,应该是在人群中寻找我的身影。我拎着行李跑过去,劝母亲赶紧回家,她却摆摆手,笑着说:“再等一会儿,等你上车了,我再走也不迟。”

工作后,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,有天加班到深夜,离开办公楼,我习惯性地往家的方向走。走着走着,忽然想起早上路过的街角看见一棵桂花树开花了,随后便转身往回走,打算去瞧瞧。那夜的月光很亮,穿过桂花树的枝叶洒在地上,犹如星光点点。一阵风吹来,几片花瓣落在肩头,香香的,刹那间,我感觉加班的烦闷也烟消云散了。

去年秋天,我和朋友去爬山,他一路往前冲,说要早点到山顶看日出。我却走得慢,

在半山腰瞧见一块石头,便坐下歇脚。无意间回头看,竟发现身后的山谷,一片云海正在慢慢流动,阳光穿过云层在地上投下一块块光斑,美不胜收。反倒是朋友从山顶下来,抱怨说上面全是雾,什么景色都没看见。

父亲年轻时是木匠,时常念叨说做家具要“回头看”。他刨木头时,总是刨几下就转身看看,确认木头是否还是直的。给木材上漆前,他也要绕着做好的物件转一圈,检查上面有没有毛刺。他教我做木工时,总会反复提醒说:“别一门心思往前砸,偶尔退半步,看看钉子有没有歪。”那时候的我不懂,长大后才明白父亲说的不只是做木工的技巧,还

有做人的道理。现在我仍常提醒自己,走路别太急,路上不时回头看看身后错过的风景,与父母分别时,记得多回看他们的背影,送孩子上学时,等她进了校门再转身离开。我也渐渐发现,曾经被忽略的瞬间就像散落在路上的珠子,捡起来就是生活的样子。原来风景不只是在前面,转身时看到的或许更让人心动,就像风吹过湖面,往前看是波纹,回头看,是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的水。

养龟之趣

□陈玮佳

板上闭目假寐,只有鼻尖微微颤动。水龟则机灵些,一见人影晃动,便划动四肢在水中兜个小圈,小脑袋还伸得个老长,好似在眼巴巴地等人投喂食物,每次见了,我都会忍不住撒几粒专用龟粮进去。不过两只乌龟不爱抢食,大多数时候是慢条斯理地游近,一口含住食物,再腮帮微鼓地细细品赏。

中午饭后,若阳光正好,我会把陶盆挪到阳台的南侧。乌龟们此时都会游出水面趴在石上一动不动,让阳光把龟壳晒得温热,泛出深褐色的光泽。偶有鸟儿飞来,草龟立马警觉地缩头入壳,片刻后才敢缓缓探出头张望,那模样憨态可掬,十分逗趣。这时的我就坐在一旁的藤椅上喝茶,静静看着乌龟在盆里晒太阳,悠闲又惬意。

我曾给两只乌龟的小世界添过趣味,比如在盆底放一座迷你木桥,也在盆的上方系一个小铃铛,风吹过时会同当作响。不过后来这些物件都撤了,因为我发现乌龟们并不在意这些小玩意,反倒喜欢安静

的环境,更享受慢节奏的生活。前些日子连日阴雨,气温骤降,那只水龟竟一连三日不肯进食,整日蜷在角落。我有些担忧,赶紧翻书查资料,不仅尝试调高盆里的水温,还特意煮了点瘦肉末投喂它。直到第四天清晨,那只水龟才终

于张口进食,我可算松了口气。记得《礼记》中形容龟为“四灵”之一,是因其寿长而通天地之气,我却不在乎养的乌龟真能“灵寿千岁”,只愿它们能在这方寸之间,安然度过每一个晨昏。

如今生活忙碌,案牍劳形,可只要站在龟缸前看它们片刻,我的心便会不知不觉地静下来。两只乌龟不语不动,却能拂去我内心的浮躁,想来养龟,并非只是照料生命,更是借它们的慢,校准自己的步调。这世上,有人爱犬之亲昵,有人喜猫之灵动,而我独钟情于龟的沉静。我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里,因有了这两只小龟,也寻到了一处安放身心的角落。



作人只是一味率真,踪迹虽隐还显;存心若有半毫未净,事为虽公亦私。



古亭怀思

□苏国钦

旧时的路亭,不仅是遮风避雨的地方,也是旅人眼里亮丽的风景。

在我家乡古道旁有两座路亭,一座无名,一座亭楣上镌刻着“息劳亭”三个大字,只是落款早已斑驳模糊,不知是哪位匠人刻下的。不过从直白的名字,仍能触摸到建亭者的初心,是为奔波的行人留一方歇脚处,予疲惫的灵魂片刻安宁。

息劳亭的面积不大,纯石结构,前棚后舍的布局简洁实用。其中三面敞亮的凉棚临路而设,两侧护栏则延伸成座椅,方便旅人随时落座。如今后方的亭舍墙壁已经爬满墨绿的青苔与柔韧的藤蔓,与周遭葱郁的山林融为一体,宛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。

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每日清晨,货郎担的拨浪鼓声都会准时在古道响起。而我和伙伴们经常揣着烧酒瓶、牙膏壳、旧拖鞋、猪骨头等废品,跑到息劳亭与歇脚的货郎担换糖角块、风吹饼、咸金枣或哨子和炮仔纸。有时候,我们也围坐在石凳上,听货郎担讲山外的奇闻轶事。

两座古亭是孩子们玩耍的乐园,也是山里人和过路人的临时驿站。早年间,赶路行人、负重的商贩都会在亭中休憩,缓解一下旅途劳顿,以便继续跋涉。虽是陌生的同路人,大家碰到还是会寒暄几句。有时兴致来了,有的人便随手在地上画个棋盘,拿碎石当棋子对弈,时而“杀”得难解难分,还会忘了时间,再抬头时早已是日头西斜。若是遇见骤雨突至,正在田间劳作的农人也会匆匆跑进亭中避雨,享受难得的清闲时光。

最热闹的莫过于年终岁末,往往冬至一过,外出打拼的亲人如越冬的候鸟,纷纷踏上返乡的归途。每到这时,就算屋外寒气逼人,孩子们仍然天天守在亭里,翘首期盼长辈们回家。终于望见熟悉的身影出现,孩子们定是欢呼雀跃地冲过去,急切地接过亲人手里的行李袋,心里还猜想着沉甸甸的袋子里装了什么好东西。

不过让我印象更深的是,过去长辈们在古亭中的“奉茶”善举,它也饱含着山里人的质朴与温情。以前一到三伏天,村里一些长辈会烧好一瓮凉茶放在亭里,瓮上还贴着一张红纸,上面写着醒目的“奉茶”二字。赶路的行人口干舌燥时来到古亭,就可以掀开水盖,舀起一碗茶水来解渴。仰头咕咚咕咚一饮而尽,暑气也随之消散不少。

如今,古亭早已荒废,但它承载的温暖记忆,依然清晰地印在我心里。它不再是遮风避雨的驿站,却成了离乡人心中安放乡愁的角落,让他们总能在此重温旧日的美好时光。



息劳亭(作者供图)



美文热读

我儿时喜欢往前跑,总觉得好看的风

景都在前面。每次大人说“回头看看”,我都不理会。

第一次懂得转身,是在十岁那年。那天放学路上,我和同学比赛谁跑得快,跑得兴起时还把书包甩在地上。忽然,同学的喊声从身后传来:“快回头看看,你妈妈来了。”我这才停下脚步,转身看见母亲正弯腰捡起我丢下的书包。见我回头,她笑着挥挥手,说:“慢点跑,别摔着。”阳光照在母亲的脸上,我第一次发现她的眼角长出了细细的纹路。

后来去外地上学,每次离家,母亲都会站在进站口跟我挥手道别。但我经常走得急,一边说“妈,你回去吧”,一边头也不回地往前



幸福讲义

我住在城中一隅,家里的阳台不大,却专辟一角养着两只乌龟。一只草龟,一只水龟,都是寻常品种,不名贵,也不起眼,却是我心爱的宠物。

用来养乌龟的是一个旧陶盆,直径不过半米,盆底铺了一层细沙与几块鹅卵石,还斜搭了一块青石板,它稍微高出水面,可供乌龟趴在上面晒背。我还在盆里种了一小丛铜钱草,根须在水中舒展,绿意浮动,倒也清幽。之后我又在盆中安了一个小水泵,水声潺潺,不绝如缕,仿佛把一段山野的溪流搬进了高樓。

每日清晨,我第一件事便是去阳台看乌龟。草龟性子沉稳,平时喜欢待在青石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